

懺悔得清淨 心靈環保度更生人



柯國壽訪談紀錄

經典語錄

發心容易，恆持難，有佛法就有辦法。最怕不受教，不改變；只要願意改變，念頭轉了，一切就跟著轉。

訪談：張麗雲

記錄：張麗雲、林秀貞、楊家好、陳香如

日期・地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二〇

二〇年九月十六日臺中慈濟醫院



【簡歷】柯國壽一九五八年生於臺中縣大甲鎮，一九八一年與李定娥結婚，婚後要扛起家計與事業的壓力，讓他開始對妻子拳打腳踢，直到一九九一年接觸慈濟的環保活動，經志工以佛法引導，才逐漸改變自己的脾性。一九九五年夫妻同時受證，同年他開始雇用更生人，並帶他們投入環保、校園反毒宣導等活動，協助他們重新融入社會。

一九九五年柯國壽與李定娥委員受證合照。（圖片／柯國壽提供）

我在一九五八年（民國四十七年）出生，是土生土長的臺中大甲人。家裡務農，有一個哥哥、一個姊姊，再來是我和一個妹妹。哥哥大我五歲，因為是大兒子，必須幫忙家裡種田。妹妹小學畢業後去紡紗工廠當女工，沒有繼續讀國中；她有先天性心臟病，在我十七歲時病發往生，為此我傷心難過了許久。

小時候，我都欺負妹妹，爸爸吩咐我們到田裡拔草，我比較調皮，都放妹妹一個人拔草，我自己跑出去玩、去釣魚，玩到日夜不分，晚上才回家。不聽話就被爸爸教訓，那時候被打到心裡很難過，我就說：「我以後不要孝順你，你這樣打我。」

其實，我知道爸爸為了這個家很辛苦賺錢，有時候會離開家裡一段時間出外去打零工，比如說當電力公司的粗工，等到農務忙或稻子收割時再回家。我們家住在大甲溪旁，以前溪邊在開墾時，爸爸還會帶便當去擔石頭，那時沒有所謂的挖土機、推土機，完全靠人力來擔石頭。

兄弟不愛讀書 學做黑手創業

爸爸受的是日本教育，小時候的成績很好，表現很優秀，老師選他去日本當空軍技術人員，去學習修理飛機，可是阿嬤不讓他去，要不然他很想學工業方面的技術。他跟我們兄弟說，年輕時他騎腳踏車跟著媽祖婆的進香團去進香，曾在彰化過夜，彰化的衝床¹工廠最多，晚上去逛街，都可聽到乒乓球乒的聲音。

我和哥哥都不愛讀書，也很不會讀書，一九七一年我讀大甲國中時，最怕的就是背英語。我這鄉下孩子，中文都說不「輪轉」（臺語，流利之意）了，英文字母、單字更不可能唸得清楚。老師上課都用抽背的，被抽到時，講到：「This is my……」已經在緊張了，老師又問：「是什麼？」我回答

1. 衝床，是利用壓力使金屬形變，使其衝壓成各種需要結構的機器，亦稱為衝壓機、壓力機。資料來源：維基百科，<https://enurl.cc/yEanNM>（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檢索）。

不來，他就踹下去了，很恐怖。

哥哥讀到國小畢業就到臺北三重去學操作車床²，等於是童工，要燒開水給一大群人洗澡，也要踩三輪車去載貨。哥哥是鄉下孩子，從來沒有離開過家，又在臺北那麼遠，只有大年節才能回家；他難得回來，晚上睡覺時和我蓋同一件棉被，他說他待不住了，想回大甲，所以就裝病。爸爸知道後，氣得把他打到流鼻血，再載他去火車站，買好車票，叫他一定要回去。結果爸爸回來後，自己躲在牛棚裡哭……其實爸爸是為哥哥好，也還好有他，不然我們兄弟這一輩子都沒有一技之長。

爸爸恨鐵不成鋼，打哥哥的那一幕讓我很震撼，哥哥一去就不敢回來了，學了三年四個月都沒有領到工錢，後來就去當兵。那時候我也不懂什麼是車床，只聽過人家說沒有斷一隻手，不能成為師傅。十六歲我國中畢業後，爸爸跟我說：「給你兩條路，一條是種田，另外一條路是去學功夫！」臺中後火車站當年都是黑手區³，我選擇去那裡當學徒，學做黑手。

哥哥退伍回來後，爸爸賣了一分地，拿六萬塊給我們當本錢，還買了兩臺高速車床，兄弟一人一臺做事業起家。我們在臺中後火車站附近的大智路邊，跟人家分租一間差不多五、六坪的土角厝當廠房，兩個人合夥，一起幫人家加工零件。

退伍後成婚

大概一年多後，一九七七年我去當了三年通訊兵，一九八〇年四月退

2. 車床，是工具機的一種，將工件固定在主軸上高速旋轉，以進給運動中的刀具加工。資料來源：維基百科，<https://enr1.oc/83Vogr>（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檢索）。

3. 日治時期的臺中市在工廠數約有百餘家，主要是集中在火車站後面，在現在的東、南區，其中又以東區工廠數最多。其中一原因在於中區在日治時期便已經規劃成商業區與住宅區，而當時的南區、東區僅有靠近火車站的區域有進行相關都市規劃，而在沒有進行都市規劃的南區、東區郊區，又以農田或閒置地最多，因此成了設立工廠的首選。資料來源：寫作中區，〈黑手技藝淺談臺中東區黑手仔堀社區〉，文化部臺灣社區通網站（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https://enr1.oc/V3Ehr>（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檢索）。



柯國壽與李定娥結婚照。（圖片／柯國壽提供）

伍，回來繼續跟哥哥一起做零件加工。後來表姊介紹同住在大甲但不同村的阿娥（李定娥）給我認識，當時阿娥在紡織廠做針車（縫紉機），她信一貫道，本來打算不結婚，因為爸爸媽媽要她結婚，她想說如果結婚，有因緣的話也可以度家人，就聽爸爸的話跟我交往。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光復節放假⁴，我第一次約阿娥去谷關玩，哥哥知道我要去約會，一大早就把我們合買的福特全壘打五門轎車的水箱加滿，讓我開出去約會。一路上車子都沒有任何問題，回家時開到豐勢路，道路兩旁都是木棉樹，我們沿路欣賞風景，突然間引擎蓋一直冒煙，一看儀錶

板，溫度太高了。

我跟阿娥說：「不好意思，車子有狀況，我必須停到路邊處理。」我打開引擎蓋，熱呼呼的，仔細一看，水箱怎麼沒有蓋蓋子？幸好蓋子還留在引擎室裡。我有機械概念，知道不能馬上用冷水冷卻，就請阿娥等一下，我要去找水來加，等溫度降下來，才能繼續開。

走了六、七步遠，正想要去附近的商店要水，轉頭卻看到阿娥跳下去路邊的水溝。她穿得漂漂亮亮的，就這樣跳下兩、三尺深的水溝，這樣的舉動

4. 甲午戰敗，滿清政府與日本簽定《馬關條約》（一八九五年），將臺灣全島與附屬島嶼、澎湖群島、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二戰期間，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美軍在日本廣島、長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彈，迫使日軍投降；十月二十五日，在臺北公會堂（現今的中山堂）舉行中國戰區臺灣省的受降典禮，受日本統治的臺灣與澎湖，終於回歸中華民國。為紀念此一歷史性的日子，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在一九四六年八月頒布命令，正式訂定十月二十五日為「臺灣光復節」。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三十日，因應週休二日制的實施，政府將臺灣光復節改為不放假的節日。資料來源：劉新圓、曾慧青、盧宸緯、龔繼衛，〈正視臺灣「光復節」的意義〉，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站（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https://reurl.cc/yg9Zna>（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二日檢索）。

讓我很震撼，我那時候心裡就想，這個女孩子是有意要跟我的，有共患難的精神，可以娶！不然有的女孩會坐在車裡等，甚至會想：「怎麼第一次帶我出去玩就這麼漏氣？」

對阿娥的第一印象一直藏在我心底，我並沒有跟她說。但從交往開始，我們就覺得彼此個性很合，比如出去約會，我帶她去大甲溪旁看星星，被蚊子叮，她不會埋怨，或只是去吃碗陽春麵，她也不會嫌我窮。她媽媽也很疼我，覺得我們很合得來，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就讓我們結婚了。

突來噩夢 兄嫂吵分家

婚後，我們沒有錢去度蜜月，過完一九八二年新曆年假，我就將阿娥帶到工廠，她開始與大嫂輪流煮飯；煮了一個月後，阿娥就因為懷孕害喜，沒辦法一直做事。

沒想到，婚後第三個月，大哥大嫂突然說要分家。工廠的帳都是他們在

管，我入伍前、退伍後加起來大概做了三年都沒領什麼薪水，那時候我覺得創業維艱，而且吃住都在工廠，不需要什麼花費，生活很輕鬆，不用煩惱持家的事，當然也不會有儲蓄。

他們說要分家，對我來說太突然了，兄弟的感情怎能輕易說放就放？但是我能體會哥哥的心情，相信他也是石磨仔心（臺語，左右為難之意），很不得已才提出要分家。

事情鬧到大甲老家去，爸爸請舅舅出面協調，我沒有提出任何主張，一切依照長輩的分配，差不多兩個半小時就將家產分了。我們共住的房子歸兄嫂，合買的車子給我，所以我馬上要面臨車子的負擔和家裡的一切開銷。可是我沒有任何積蓄，也不需要開那部車，但這部車是我娶老婆的喜車，有紀念性，我捨不得賣掉，就將車開回大甲，還好堂伯有空屋借我放，不收租金；放了五、六年，税金照繳，最後放到電瓶都壞了。

分家後，我先是租土角厝當工廠兼住家，當時阿娥的肚子一天天地大，

還要幫忙工作，工廠沒有訂單時，她就接一些加工，如黏鞋底，黏好後敲一敲才會牢固。整天就聽到她在敲，很辛苦，有時候一天連五十塊都賺不到。

記得有一天下午，一個榮民伯伯騎著腳踏車到我們工廠前一直喊：「臭豆腐喔！又香又脆的臭豆腐！」工作到下午肚子都會餓，我就去買了一份，真的很好吃。想到阿娥還在裡面做加工，又去買一份回來給她吃。她很高興地說：「我一天敲敲打打，賺不到幾塊錢，一下子就被你花掉了！」的確，一份臭豆腐三十元，買兩盤就用掉六十元了。

客戶裡面，青年齒輪機械廠的吳董對我們很好，他看我們租的地方貨車很難進出，粗重的東西都要靠手搬，就說要出錢讓我們換一個交通比較方便的地方。我和阿娥商量，一直到生老二（一九八四年）後，才在大智路尾端的勞工公園那一帶，靠近旱溪的地方，租了一間透天厝。

怒打妻子 宣洩壓力

阿娥剛懷大女兒的時候是冬天，天氣很冷，她要回娘家的話，我捨不得開車，都是用摩托車載她，再拿紙箱給她遮風，或讓她在外套內塞報紙禦寒。要產檢時，我沒有錢帶阿娥去醫院婦產科檢查，等到要生產了，也只是帶她去衛生所，讓助產士幫她接生。助產士雖然有牌照，也接生過好多個了，但是阿娥陣痛很久，當時我們不知道害怕，只想到去衛生所比較省錢，這是我對阿娥最大的虧欠。

阿娥產後，丈母娘對我說「國壽，你這樣子不行，我看了真的很害怕！生產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怎麼可以叫衛生所的助產士接生！」他們沒有責怪我，只是這樣提醒我，我才覺察到真的非常危險，這是拚生命的大事，萬一怎麼樣了，我要如何對他們交代？又如何對得起阿娥？阿娥很省，家裡沒有錢，有時連買菜的錢也要向朋友借，她自己又捨不得吃，大女兒出生

都營養不良。

兄弟分家，突然間，我兩手空空要面對一個家，我沒辦法接受，認為這都是娶了阿娥回來才會變這樣，於是把心裡頭的鬱悶、怨氣都往她身上發洩。生氣起來時，不只語言傷害，拳頭也跟著過去。當時沒有辦法善解，感覺生活、工作有好幾股很大的壓力，壓得我喘不過氣，就找她當出口。

我後來才明白阿娥也很辛苦，嫁來還未適應新環境，馬上就懷孕，還要幫忙扛起家務，甚至是承受分家後經濟的難關。我沒有替她想，只是隨著自己的習氣對她發脾氣，所以那時候阿娥都不會笑，整天都很憂愁。

當時阿娥最怕我開口，只要我一開口，她就嚇得全身發抖，不回應不行，回應了，我不喜歡聽也不行。牛脾氣一來，不管她對或錯，手就跟著打過去了，所以阿娥連晚上睡覺，心裡都很害怕。她常常說：「若不是當初真的很忙，我可能會發瘋……」有一次為我們做媒的表姊對她說：「我光做你們這一對就嚇死了，以後不敢再當媒人了！」

慈濟人都是這樣嗎？

一九八六年韋恩颱風⁵水災後，我們搬回大甲與父母同住。在三合院，租堂哥的倉庫當工廠。為了買機臺，阿娥組會當會頭，以會養會，一個月差不多必須付二、三十萬的會錢。前前後後加起來，會頭當了十六年，這中間我們曾被人家倒過好多次。不過跟會對我們的經濟幫助很大，要不然銀行利息百分之十，光付利息就很恐怖。所以才用跟會的方式買機臺，一直衝事業。

以前在鄉下，左鄰右舍有婚喪喜慶，大家都會互相幫忙。一九九一年，我們鄰居娶媳婦，晚上辦婚宴，我也去幫忙。散場清理時，一般都是用堆土機將垃圾集中起來，然後載到大甲溪邊去燒掉。但是那晚有一幕讓我印象深刻，我看到鄰長伯的媳婦黃素珍，她穿得漂漂亮亮來參加喜宴，卻彎腰在垃

5. 韋恩颱風於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二十九日三度侵臺，為臺灣氣象史上第一次由中部登陸的颱風，造成中、南部及澎湖災情慘重，有人員傷亡、失蹤。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颱風資料庫。 <https://eair1.cma.gov.tw/TCX/9> (110111年11月11日檢索)。

圾堆裡翻找東西。

我很好奇，就上前問她。她告訴我，花蓮有一個師父教人家要惜福，這些垃圾裡面還有很多可回收變賣的東西，不要小看這些小錢，累積起來可以給師父做好事。

黃素珍是慈濟的會員，我聽她這樣說，就留下來幫忙撿。我邊撿邊想，賣這些不起眼的東西就能幫助師父，那還不簡單，我工廠裡堆了很多舊報紙、舊紙箱，有時風一來，吹得亂七八糟，到處都是。所以就跟她說，工廠的舊紙箱可以給他們載去賣。

回去後，我將紙箱整理好，差不多等了一個月，紙箱都被東北季風吹落兩、三次了，我撿了又撿，還是等不到人來載。我就打電話問黃素珍：「妳不是說有師兄會來載嗎？」她說因為人力少，要我再等一等。我順口說：「要不然，我工廠有一臺裕隆二噸半的貨車，我來幫忙載好了。」

聽到我要當司機，黃素珍就到我工廠幫忙整理紙箱，還跟我說后里有

一個回收場，老闆了解慈濟，會給比較好的價格，后里師姊們撿的回收都拿去那裡賣，她要我也載去。衝著好價錢，我們花了兩、三個小時，整理好一臺車的舊紙箱，結果載去一秤，竟然才賣三百多元。我很洩氣，心裡就想：「以後再叫我來，我也不來了，乾脆在家裡顧機臺做工，再拿錢出來捐還比做這些好，不用那麼麻煩！」

過完地磅，我正要開車離開，一位師姊正好開著貨車進來，貨車上印有「三勝冷氣空調設備」。黃素珍說：「我們等一下再走，來幫師姊的忙。」我們幫她卸完回收物後，師姊打開副駕駛座的門，抱下來一個差不多周歲的嬰兒。我看到那一幕，心裡又是一陣震撼——連這樣也在做環保！我若早十秒離開，就錯過這個因緣了，可能我的人生就不會有慈濟了。

這位師姊是后里的志工王淑芬，也是三勝冷氣空調設備的老闆娘，她抄下我的電話，說禮拜三晚上大甲有讀書會，她會介紹大甲的師兄、師姊給我認識。她就立刻打電話聯絡，接著說：「你去參加讀書會，我跟李（思齊）

師兄講好了。」她連地點都跟我講，就在光明路麥迪士店面的地下室（李燦榮夫婦提供）。

這兩位做環保的師姊，一位是帶著嬰兒一起到回收場的老闆娘，一位是穿著漂漂亮亮吃喜酒，散場卻在垃圾堆中撿回收。她們讓我對慈濟這個團體感到很好奇，很想去了解真的是人人都這樣做嗎？

讀書會結緣 隨「姑婆」做環保

第一次去讀書會，共有七個人參加，由李思齊師兄引導我們讀《證嚴法師靜思語》，就是九歌出版社最早的那一本。當我們讀到「懺悔則清淨，清淨則能去除煩惱」時，李師兄說，「懺悔」是慈濟的一個大法門，誰能無過？要自己懺悔，懺悔以後不二過。他問：「你們有誰要先講？誰要分享『懺悔』？」我轉頭看了看其他人，同時在心裡嘀咕：「都還互不認識，怎麼就要懺悔了？」

那時候，人稱「姑婆」的鄭陳焜師姑最勇敢，先分享。姑婆一九二九年出生，當時已經六十三歲，我才三十四歲，她當我媽媽都超過了。她告訴我們，她已故的先生是日南國中的老師，還在世的時候被她管得很嚴，他如果去外面應酬，回家後姑婆不只會罵他，還會咬他……

聽完姑婆的分享，我感到很震撼，原來她跟我一樣，夫妻也會吵架，只不過我們角色互換，她的先生是受虐者，可是姑婆很勇敢地懺悔自己過去的。不是。我想：「姑婆都有勇氣講了，我還掙扎什麼？」我小聲地告訴大家：「我也是。」大家聽了很驚訝，紛紛問：「你會打老婆？」「真的還假的？」因為我外表看起來很斯文，不像會打老婆的人。但是畢竟第一次去參加，我只有簡單帶過，並沒有講得很深。

之後，我每個禮拜都去讀書會，大約三、四次後，姑婆和我聊起慈濟的

6. 李文塗，出生在臺中大甲，十三歲搬到花蓮，二十九歲親近證嚴上人，皈依後獲賜法號「思齊」，成為編號「二二」的慈濟委員。一九七八年回到大甲，成為當地推動慈濟的第一人。

環保，是從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三日臺中新民商工的那場吳尊賢社會公益講座開始，上人在那場演講中提出「用鼓掌的雙手做環保」，她和李思齊、吳本等大甲慈濟人都有去聽。

講座結束後，姑婆就發願要做環保，那時候大甲慈濟人的活動範圍包括臺中的大甲市區、日南、外埔、大安，還有苗栗的苑裡、通霄，最北到白沙屯。姑婆從她住的日南開始帶動環保，算是大甲區的第一位，我聽她這樣講，我覺得自己最年輕，又有貨車，就答應她去幫忙載回收。

姑婆到日南的幼獅工業區拜訪很多廠商，像永信藥品公司、國嘉製藥公司，還有到后里的正隆紙廠等等。我載著姑婆去各家公司撿紙箱、鐵類、塑膠、瓶瓶罐罐，能回收的都載。有時開車經過稻田旁的灌溉溝，姑婆看到溝裡有寶特瓶在浮動，她就會叫我停車，非下去撿不可。

日南越過大安溪橋就是大甲的市區了，我從工業區收到的回收物，都載回大甲賣給回收商。我記得紙價最差的時候，一公斤才四毛錢，老闆娘跟我

說：「師兄，不要再載來了，我們沒地方可以放，價格那麼差，你們載這些紙連工錢都不夠！」我說：「不可能啦！環保一定要做的。」還是繼續載去回收場，老闆娘知道慈濟志工不是為賺錢而做環保，是為保護地球而做，也就收下了。

除了工業區，姑婆還很認真地帶動社區的會員和鄉親一起做環保。一九九二年政府獎勵回收一個寶特瓶可以退兩元⁷，讓我很感動的是，與姑婆同年齡的五位老姊妹甚至到垃圾車裡去挖寶特瓶。一塊磚七毛錢，寶特瓶在她們心目中不只值兩塊錢，是能換二塊磚給師父蓋學校的價值。因此她們把垃圾車當作摸彩箱，用護持師父的心認真做環保，撈不到就拿磚塊墊腳。

7. 八十一年三月公告寶特瓶採押瓶費每個二元方式進行回收，鼓勵民眾回收寶特瓶，並大幅提高寶特瓶之回收量。由於回收系統日漸普及便利，加上民眾回收習慣已養成，考量寶特瓶回收後仍有其經濟價值，取消回收獎勵金不會影響到市場回收意願，逐年調降回收獎勵金。自八十六年十一月調降為一元一個、八十九年四月調降為零點五元一個，九十一年六月起全面取消寶特瓶回收獎勵金。資料來源：廖珮清等編撰，《環境保護三十二年回顧與展望》（二〇一九年八月），頁五七二。



疼惜後輩 以身作則

鄰里認同鄭陳焜的環保宣導，電線桿旁空地就是大家蒐集、分類回收物的環保道場。（圖片／柯國壽提供）

子車裡面有廚餘、菜葉、果皮，雜七雜八什麼都有，蓋子一打開，臭得讓人無法忍受。可是她們為了垃圾減量，為了撿寶特瓶，都伸手進去撈。有一次，我很好奇，就禁氣（臺語，憋氣之意）去體驗看看，真的無法忍受，而她們卻可以做到這樣，令我非常敬佩。

大甲剛開始沒有環保站，姑婆家埕邊有一塊約一百多坪的空地和她自己一百坪的倉庫，就作為環保回收的集中地。從各地撿回來的回收物先在這裡分類整理，我再載回大甲賣；比較有價值可再利用的大物件或義賣時綁粽子

的器具，就放在倉庫間，日南的環保點就這樣做起來了。

我是大甲地區第一個出來載回收、做環保的男眾，貨車上掛著「慈濟環保回收」的紅布條，每個禮拜固定一、三、五載回收，有時連星期六、日都要去載。不過因為還在打拚事業，只好利用下班時間和早上未上班前的空檔。早上出發前，姑婆一定泡好一杯五百CC的牛奶，要我先喝才出去工作。假日志工比較多，她還會為大家準備點心。

我跟爸爸說我載姑婆去做環保，也告訴過他回收的地點，左右鄰居卻跟爸爸說我不是被騙了。爸爸聽了很生氣，油錢、車子自己出，還被人家這樣講，就叫我不要做了，但我沒有聽他的，還是繼續去載回收。結果他騎摩托車偷偷跟蹤我到姑婆的回收場，我就順勢介紹姑婆給他認識。

爸爸親眼看到姑婆像媽媽一樣呵護著志工，怕大家冷、怕大家熱，還自掏腰包買吃的、喝的給志工，從此他不再反對，還拿自家菜園種的菜給姑婆煮，有時還會塞五百元叫我拿給姑婆買麵。爸爸就是這一點好，只要他覺得



大甲第一個環保點就位在日南國中旁，由「姑婆」鄭陳嬭設立。（圖片／柯國壽提供）

是好事，絕不會阻止我們做。

姑婆常常以上人的法為別人排解內心的苦悶，因為她年長，又身為師母，所以在當年鄉下的大甲地區是很受尊重的，但她彎下身段檢回收，帶五個阿婆推著推車出去做環保，遇到人就說環保的德，受到大甲慈濟人的尊重，尊稱她「姑婆」。有人問她：「姑婆，妳又不欠這些，老師留給妳兩棟房子，還有芭樂園、農地；妳們是不是有領薪水，才會做得那麼認真？」姑婆說：「不是啦！我不是檢給我自己，花蓮有一個師父要蓋醫院、蓋學校，我們幫忙做點善事。」

表面上我在載回收，其實是姑婆以身作則，做給我們看。有時我會跟她

說：「怎麼辦？昨天又發脾氣了！」她就會問我原因，然後像媽媽一樣分析道理給我聽，勸我身為男子漢，應該多體諒老婆。

我除了去幼獅工業區，也到外埔張碧蓮師姊的環保點和大安載回收。張碧蓮是黃素珍的幕後，堆到一定的數量就會打電話給我，我再安排時間去載。兩邊載下來，姑婆的環保點回收量最多，所以我都利用下班後邀工廠一位師傅跟我去，一來比較有伴，二來也可以幫忙搬。

有一天我剛到，姑婆就遞給我電話：「阿娥在找你！」我拿起電話，口氣很不好地說：「做什麼啦！才剛要來載而已，就打電話來做什麼！」阿娥說有一位沒有事先約的客戶，來工廠等著拿貨。我沒好氣地說：「他又沒事先約，讓他等一下，我載完就回去。」就掛她電話了。我覺得既然要做事，就把事情做好才會回去。

8.幕後委員，慈濟委員勸募會員後，會員認同慈濟理念，協助委員招收會員，稱幕後。

姑婆看我臉色很不好，關心地問什麼事？我說：「不要管他，他又沒約，讓他等一個小時，我回去再拿貨給他。」姑婆說：「這樣不好喔，咱們做環保是長長久久的，今天沒載明天再來載沒關係，客戶只有一個，你要趕快回去。」雖然我已經搬一些回收物到車上了，但是姑婆不讓我繼續載，要我趕回工廠處理公事要緊。

當我開車經過大安溪橋回大甲路上，迎面看到美麗的夕陽映照在海面上，景色很美，又想到姑婆慈悲的叮嚀，內心感到很溫暖。姑婆如慈母，很謙卑，很慈悲，照顧晚輩的心，讓我感動得眼淚都快流下來了。如果不是因為姑婆那分溫暖和愛，我恐怕不敢走進慈濟門，因為門檻太高了，光聽到「慈濟十戒」腳都軟了。

習氣反反覆覆 紙包不住火

我做環保六個月後，大約一九九二年七月，還打過阿娥一次，而且是最

嚴重的一次。阿娥哭著跑回娘家，岳父、岳母就知道她又被打了，岳父跟她說：「這門親事是我答應的，這孩子表面上看起來很乖，為什麼會這麼壞？如果他再這個樣子，家裡不缺妳一雙筷子！」後來阿娥去醫院檢查，被診斷出有輕微的腦震盪。

我常常反反覆覆，壓不住牛脾氣，數不清寫過多少次保證書給岳父，還寫「君子動口不動手」貼在家裡每個醒目的地方，如放在床頭，可是還是壓不住情緒。我在外面表現都很好，打老婆這件事，很多師兄師姊並不知道。我記得第一次坐慈濟列車。回精舍，朝山後唱〈迴向文〉時，淚流滿面，深深覺得自己罪業深重，非常懺悔。當李朝森師兄¹⁰帶慈濟列車時，我又回去

9. 慈濟列車一詞是因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七日，慶祝慈濟護專開學典禮及慈院開業三周年，貴賓、委員、會員二萬餘人參加；為紓解人潮，慈濟特向臺灣鐵路局提出專案申請，加開火車班次，由於整列火車僅搭乘慈濟人，因此又被稱之「慈濟列車」。資料來源：慈濟年譜資料庫。

10. 李朝森，中區慈濟志工，已於二〇一七年二月十日因病往生，曾在一九九〇—一九九四年擔任第一屆中區慈誠大隊長。

很多趟，可是阿娥都不肯跟去。

不過我有個心願，看到吳爸爸（吳本）和吳媽媽一起到聯絡處值班，雙雙對對做慈濟，我很羨慕，也希望阿娥能跟我一起做慈濟。有一次，公司舉辦旅遊，我帶員工坐慈濟列車回去精舍，但阿娥沒有一起去。后里區志工王淑芬師姊覺得很奇怪，回來後假裝拿照片要給我工廠的師傅，其實是想來了解為什麼阿娥沒有跟去。當時她還不知道我會打老婆，但終究是紙包不住火……

那天阿娥正在廚房煮午餐，王淑芬去找她，一直向她讚美我：「妳好好喔！嫁這麼好的老公……」她越說，阿娥越火、越傷心，氣得全身直發抖，把事情全說了出來。王淑芬聽了很震驚，沒想到我這個人外表看起來是好好先生，竟然這麼可怕！她很緊張，離開後立刻去找李居士（李思齊），請他來陪伴我。

法親耐心引導 借妻同培訓

李居士用佛法引導我，邀我去參加共修，但是我都用工作忙當藉口，其實就是不想受任何人約束。再來，我開工廠，抽菸、檳榔、喝酒，尤其冒泡的那一罐——最青的啤酒，與客戶或師傅打交道、加班才有得喝，實際上自己也愛喝。冰箱裡一定要保持兩箱，不然阿娥會被我打。尤其工作、打電腦時一定要叨根菸才有靈感。我有抽菸、嚼檳榔的壞習慣，阿娥不喜歡，但我還是不改，因為我覺得家裡我最大。

一九九三年姑婆受證了，委員號「三二六八」。吳本爸爸對我說：「人家姑婆都受證了，你還不趕快來培訓，還在猶豫什麼？」我說：「吳爸爸，我還不行啦！沒有守好戒律。」吳爸爸說：「做得那麼投入，夠資格了。」我老實告訴他我還會偷喝酒。他問我如何偷喝？我不敢回答。他安慰我：「沒關係啦！美國人都把啤酒當作飲料，你就把它當作飲料，反正趕快寫報

名表啦！」吳爸爸開個方便法門給我。

我在想，如果阿娥不跟我一起出來做慈濟，只有自己往前衝有什麼意義？我在讀書會認真懺悔，還發願要改掉壞脾氣，請《渡》的錄音帶回家，阿娥根本不理。其實她邊做帳邊帶孩子邊聽，只是沒有讓我知道。有一次聽到貧戶住在到處有蟑螂、老鼠的環境裡，她不相信真的有人這麼可憐？當時剛好一位師姊來邀她去幫一個阿婆打掃，基於好奇心，阿娥就跟著去，去看了，感到很震驚。

阿娥曾聽一貫道的師父講過因果循環，打掃回來後她想：「如果現在不趕快種福田，夫妻還生活在掙扎的環境中，這一世不就白費了嗎？」後來她才答應跟我一起培訓。

一九九三年，活動組志工林美蘭安排我在臺中分會（現民權聯絡處）委員聯誼會上分享，上臺之前她一直叮嚀我：「分享時千萬不要說『駛』（音 sai，與臺語『屎』同音）車啊！」上臺後一緊張，她交代的話我全忘了，

連續講了五次「駛（音sai）車」。接著，上人升座開示，林美蘭要我親手拿五百元給上人。上人一坐下來就說：「你們知道他為什麼拿五百元來嗎？因為他說了不該說的話；我們要淨心，連言語都要淨化，那個字不文雅！」

會後，李居士帶我和阿娥去夾層¹¹見上人。阿娥一身花衣服，一看到上人就跪下來大哭，我也跟著跪下來。上人很慈悲，本來坐著，就站起來牽她的手：「妳在哭什麼？」阿娥說：「感恩上人救了我先生！」上人說：「噢，這是妳先生喔？好，好起來！」上人把阿娥扶起來，祝福她：「不會啦！他現在不會對妳怎樣了，以後不會再打妳了。」上人好像跟我授記¹²一樣，我以後再也不敢打她了。

往後如果有類似家庭糾紛的個案，師兄、師姊都會給我們機會去分享

11. 舊臺中分會（民權路）一樓通往二樓佛堂樓梯的後面，設有上人的寮房，寮房外有上人行腳至臺中時，會客或師徒溫馨座談的地方，慈濟志工慣稱它為「夾層」。

12. 授記，佛教語。梵語的意譯。謂佛對菩薩或發心修行的人給予將來證果、成佛的預記。資料來源：漢典，<https://url.oc/q1ze7D>（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二日檢索）。

與輔導。有一次和羅明憲（慈濟志工）去訪視，我對男眾分享我的故事，阿娥對著女眾說她的遭遇，結果她哭得比案家還慘。羅明憲牽起我的手走到外面，對著我說：「師兄啊！傷痕很重喔！你要特別用心補償啊！」

領受懺悔法門 做他人生命貴人

參加慈濟四年都在做環保，出車、出錢又出力，但是我知道阿娥還在觀望，認為像我這種人怎麼可能改得過來？

確實，我本來只想做個快樂志工，但可能是在慈濟裡受到潛移默化，總覺得有種力量驅使著自己，我自問：「我的人生到底是要彩色變黑白？還是黑白變彩色？」還好後來阿娥答應跟我一起培訓、受證。

一九九五年受證後，我還是有發過脾氣，有一次在工廠大發雷霆，還好忍下來，沒有對阿娥動手。自知還有調整的空間，也知道阿娥對我還沒有信心，我立刻離開工廠，心裡在想，我這樣是火燒功德林。回到家裡的庭院



點起香，對著花蓮的方向跪下，向師父懺悔：「我又發脾氣了，我真的很懺悔！」

李思齊師兄是我生命中的貴人，他時常給我機會上臺分享，就是讓我丟懺悔、去療傷。他說：「上人教我們的第一大法門，就是『懺悔法門』，在

菩薩面前懺悔，菩薩會給我們信心、毅力和勇氣，以後想犯也不敢犯了，尤其敢在三個人的面前說出自己的過錯，菩薩會祝福我們的。」

漏氣求進步，越懺悔越有信心去除習氣，因為有好多人在見證，不是上臺講一套，下來做的又是另一套，自性佛就沒有辦

柯國壽改掉家暴習氣後，經常和太太李定娥同臺分享夫妻相處之道。（圖片／柯國壽提供）

法展現出來。懺悔法門很妙，我受用後，就一直自我懺悔，也叫人家一定要時時懺悔，所以我發好願，如果有機會也要當別人生命中的貴人。

陪伴更生人做環保進校園反毒

我除了邀約工廠員工和鄉親一起做環保，也開始陪伴更生人。我在自己的工廠安插一、兩個位置，讓更生人有工作機會，假日再帶他們去做環保。為了接引他們進來慈濟，彰化的莊清文師兄要成立祥獅隊，我就帶兩、三個更生人去參加，讓他們多方面參加慈濟的活動，將空閒時間填滿。

阿娥看我這樣陪伴更生人，她心裡會怕，爸爸也擔心安全問題，曾經說我：「你以為你是上帝公或地頭陀嗎？專門收一些牛鬼蛇神！」意思是我把一些不良分子都收進工廠。其實，十到十五個工人當中我才安插一個更生人而已，因為有的更生人是水泥工或綁鐵工，不用來我們這邊上班。

陪伴三、四個更生人後，后里的王淑芬師姊引薦另一位更生人徐坤賢給

我，希望我帶他做環保。王淑芬家做冷凍櫃生意，客戶徐雪玉的家裡開麵包店，一九九三年，王淑芬和先生陳居田曾帶徐雪玉夫妻，去參加彰化八卦山的首場骨髓幹細胞驗血活動¹³，回來後很法喜。因此，徐雪玉便拜託王淑芬找慈濟的師兄陪伴即將假釋的弟弟徐坤賢，王淑芬就想到了我。

我陪徐媽媽去看看守所探視徐坤賢，他假釋出來後，我讓他在工廠當司機載貨，假日再帶他去做環保。有一次在車上聽徐坤賢聊起他入獄的原因，才知道他是殺人犯。人家說我「憨膽」，我只是沒有想太多，因為背後有李居士在陪伴，才敢接下這個任務。

多一個人在工廠工作，我還負擔得起。徐坤賢是老大哥，下面還有叫做「紅面」和「黑面」的小弟。「黑面」就是做鐵工的，整天都在外面，被太陽曬得臉都黑黑的；「紅面」就是愛喝酒，即使沒喝酒臉也是紅的，他們假

13. 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慈濟第一場骨髓捐贈驗血活動在彰化八卦山展開，共有八百四十位志願捐贈者，所有檢體由華航專機送往美國JCLA醫學中心檢驗。資料來源：慈濟年譜資料庫。

日也會來做環保。徐坤賢想重新做人，所以我帶他走入校園，如去大安國中的戒菸班分享生命教育。我對同學講我的壞脾氣，他說他們吸毒的來時路。環保站有這些年輕人跟車、上下回收物，發揮很大的力量，姑婆也陪我一起疼他們。徐坤賢曾經說過：「想學平凡，實在不簡單！」

後來，一些開跑車的小弟弟來找徐坤賢，我就知道情況不妙了。這些小弟一來就對他說：「你白天在這裡上班沒有關係，晚上和我們出去就好，你不用講話就有錢拿了！」他們開討債公司，徐坤賢去那裡坐著，臉裝得兇兇的就有錢拿，沒多久又淪陷了。

好不容易陪伴徐坤賢三、四年，當我的司機、當我公司的總務機動，已經可以成為我的左右手、很正常在過日子了，正在慶幸他有法度，結果又進去（監獄）了。進去後，因為身體不好，不久生病就走了。徐坤賢學壞，他的兩、三個親弟弟也跟著不學好，徐媽媽真的很辛苦，好在有我們的陪伴，已經變得很乖都有工作，不再吸毒了。



紅面、黑面也成家立業，但度不進來慈誠隊，因為他們有喝酒、抽菸、嚼檳榔的習氣，很難改得過來。娶老婆後也很孝順父母，我和阿娥、李居士、王淑芬用團隊的力量，去他們家搓湯圓，辦小型晚會、聯誼會等等，

如果有園遊會，就鼓勵他們的父母也來參加。比如徐坤賢的媽媽很會做油飯和素食，我們就邀她來做環保，並做素食跟志工分享。反正就是沒事情也要找事情，讓他們不脫離慈濟人，才不會又走回頭路，所以他的兩個兄弟到現在都還很感恩我。

二〇〇〇年八月，花蓮慈濟大學附屬中小學創校開學，柯國壽（後排左四）參加大中區祥獅隊，回花蓮慶賀，團隊與證嚴上人合影留念。（圖片／柯國壽提供）



更生人徐坤賢（白衣）參與慈濟訪視工作，為照顧戶沐浴。（圖片／柯國壽提供）

以前沒有學佛，總認為可憐人必有可惡之處，發不出慈悲心。進入慈濟後，有上人的法，懂得以同理心感同身受。反觀如果我没有參加慈濟是不是換我被別人關懷呢？如果我的婚姻失敗又離婚，家庭也不會美滿，所以我就奉勸他們一定要懺悔。

教聯會（慈濟教師聯誼會）李昌美老師

的團隊長期在關懷戒治所、看守所的同學，從二〇〇九年開始，她邀我去跟同學分享。我用真誠的心跟他們互動，鼓勵他們要真誠懺悔。每次去，我一定會唱〈媽媽請你也保重〉這首歌，因為我知道母子連心，母愛是天經地義的事，唯有親情可以融化他們的心。慈母心就像上人的心一樣時時給我們機

會，唯有懺悔做好事，才能回到正向的人生軌道。

媽祖好子弟 帶動掃街蔭子孫

有姑婆和李居士的帶動，大甲的慈濟人都很注重環保，希望能有更多男眾來投入，所以只要有機會我就邀約。有一次，會員陳玉美來大甲聯絡處參加讀書會，在聊天時，她希望我們能鼓勵先生易進得也能投入慈濟，我和幾位師兄就去拜訪，邀他出來做環保。一九九五年，易進得和我就在大甲市區一起載回收。

我們在環保車上來一個鐵喇叭，呼籲鄉親將可回收的物資留下來，讓我們去載，大甲街上的環保就這樣慢慢被我們帶動起來。一開始，只要有人提供場地，我們就拆回收的彈簧床的彈簧來當作圍牆。大甲市區的第一個環保站是一位師姊提供的，設在育英路路旁，沒過多久又搬到經國路的順天國小附近，也是人家提供的場地；兩、三年後再搬到橫圳庄，最後搬回大甲聯絡



二〇一〇年大甲媽祖出巡，慈濟志工宣導垃圾不落地。（攝影／鄭運金）

處。現在大甲聯絡處在蓋靜思堂，就到大安（區）福興村一位師兄提供的場地設點，雖然環保點一直搬遷，但回收工作都沒有停止。

易進得師兄在大甲街上做豆腐生意，我們都稱他「豆腐兄」。一九九七年（大甲）媽祖遶境時，鎮公所主任祕書號召二、三十位志工跟在轎後掃街。

但是，隔年祕書的媽媽往生，以當地的風俗來說，家裡有喪事就不能跟著去遶境。一九九八年我承擔大甲第七中隊副隊長，易進得建議由我們來接手。於是，我就號召一群師兄、師姊和鄉親來掃街¹⁴。媽祖起駕遶境留下滿地的

垃圾，大甲的慈濟志工負責清掃蔣公路和順天路的老街，尤其順天路是馬祖遶境必經路線，從那時候我們一直持續到二〇一九年¹⁵。

九二一入東勢救災 帶動掃街做環保

九二一地震時（一九九九年），東勢是重災區，災後街道滿目瘡痍。大甲慈濟人進到東勢災區幫忙煮熱食、送熱食，也帶動當地志工和鄉親一起掃街、做環保，主要是先讓街道整潔，讓災後的鄉親有信心，感覺我們與他們同在。

一開始，每個禮拜天早上，大甲出動二、三輛車去壯壯場面，帶動他

14. 慈濟志工自一九九八年起發動掃街活動，十多年來「起而行」的帶動社區環保團體，不僅是社區內的居民主動參與，許多鄰近社區的環保志工、信眾，也紛紛加入掃街行列。資料來源：廖佩珊、李沅庭、鄭伊涵撰文，〈大甲媽祖遶境 志工環保逾十年〉（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二日），慈濟全球資訊網，<https://eur1.cdy/yefViy>（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日檢索）。

15. 二〇二〇年因COVID-19疫情，掃街的活動停辦。

們掃街。當時東勢的李前英（慈濟志工）就像大甲姑婆的角色，都是單槍匹馬地做環保。我跟她說：「你們若有地，我們就幫你們成立環保站。」二〇〇〇年，他們就在張東昇（慈濟志工）家族的四合院旁搭棚子，就是東勢第一個定點環保站。

再來，我們一個禮拜一次去陪伴東勢志工共修，每次最少有一、兩輛車的人，鄉親也來了三、四十個，很熱鬧，共修從晚上七點半到九點半，整整超過一年。組合屋拆掉後，東勢租屋成立共修點，我們才真正退出。

大甲除了易進得之外，我也邀做水泥工的莊屋和鄰居做西工（鐵工）的林信佺一起來投入。莊屋跟我說他姪子莊堯舜脾氣暴躁，請我度他出來做環保。他阿姨和姨丈還說：「這個脾氣那麼大，交給柯國壽才有辦法。」

莊堯舜成為我的會員後，我每個月去他家收功德金時，老婆如果有說有笑，代表家裡太平無風浪；如果臉臭臭的，就是莊堯舜又發脾氣了。太太就會說：「他是你徒弟，怎麼都沒教好？」我說，「要改習氣沒那麼簡單，師

父說，『杯子若缺角，轉個角度看起來也是圓的。』妳要看他的長處，他也
很會賺錢，賺錢都給妳顧著啊！」

二〇〇一年三月，有一天莊堯舜突然打電話要跟我調頭寸，我覺得有點
奇怪，放下工作，馬上去他工廠，一聽之下才知道，他陸陸續續已經被詐騙
集團騙走一千兩百多萬了，但是還執迷不悟，四處張羅借錢。我點醒他，陪
他去警察局報案。他被騙那麼多錢，很不甘願，回家途中，我牽著他的手先
安他的心。他爸爸從田裡回來，我說：「阿舜，跪下！」要他向爸爸懺悔，
我陪著他跪。

我一路陪伴莊堯舜出來做慈濟，帶他做環保，姨丈莊屋也在做環保，就
挪出幾個環保點給他去載。兩年後他受證了，從協力隊長做起，二〇二〇年
已經是大甲的和氣隊長了。

忍字頭上一把刀 歷時練懺功夫

上人說我們做的雖是有形的環保，其實是心靈的環保。當初只是一念心幫忙載回收，竟然能改掉我的壞脾氣，也帶動大甲區的師兄、師姊一起做環保。每次看到這一群老菩薩在做身為一個大男人，心怎會不跟著柔軟呢？尤其姑婆的身形、李居士，還有上人的法影響我最大，他替我向阿娥承諾，我怎能不改變呢？

做環保是一種很好的修行，出體力、訓練耐心，所以也最適合年輕人。就像我帶血氣方剛的更生人，如果只讓他們坐下來聽經聞法，可能坐不了多久就退了。年輕人來環保站有老菩薩疼，老菩薩身上都是法，都是寶，就像我當年被姑婆疼愛，享受一個大家庭的溫暖，才會這麼喜歡做環保。所以我想只要肯彎下身段、不怕累、不怕臭，一定會轉變的，更何況背後還有李居士在引導我們。



令我感到很安慰是從姑婆時代開始，我們大甲地區就將環保當作很重要的志業在推。比如每年永信製藥舉辦的永信杯排球賽、大甲國中的考場、媽祖遶境掃街等，都有大甲師兄、師姊去宣導環保。我已經卸下和氣隊長多年，專心帶醫療志工，不過因為喜歡做環保，環保是清淨法門，每個星期四依然到南大安區十幾個點去載回收。

南大安區十幾個點去載回收。

人生不只事業要做得成功，更要用心營造幸福美滿的家庭。我曾經跪在上人面前說：「我想忍下去，但忍到最後還是爆發出來了，怎麼辦？」上人慈悲地開示：「那是你的功夫還不夠，要經過一次一次

二〇一八年大甲媽祖出巡，柯國壽與志工一起掃街。（攝影／李弘文）

的磨練，要真心懺悔，到最後人家來惹你，你不會生氣，你的功夫才真正算練上手。」所以要好好下功夫修這門功課。

上人說，「對家人不能說對錯，只能說愛。」這句話讓我很受用。當年兄嫂突然吵著要跟我們分家，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慶幸，如果沒有分家，怎麼學習獨立和吃苦？人生難免有逆境，感恩姑婆帶領我做環保，如果沒有做環保，沒有身體力行，就無法體會上人的法，也改不了火爆脾氣。

當年初踏入慈濟時，張碧珠組長曾對我說過一句話，「發心容易恆心難，要認真，要堅持喔！」我一直將她的話牢記在心裡。有佛法就有辦法，最怕的是不受教，不想改變，只要肯接受改變，變則通，心念轉，一切就跟著轉，這就是人在運命。

感恩有上人的法，讓我們夫妻懂得珍惜彼此，珍惜這個家，更期望我的孩子能接棒，世世代代以慈濟傳家。